

# 去伦敦约会

Dating in London

徐诺 / 著



Buckingham Palace ●



London Eye ●



● Tower Bridge



British Museum ●



● St. Paul's Cathedral




● Big Ben

# 去伦敦约会

Dating in London

徐诺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伦敦约会 / 徐诺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354-8874-9

I. ①去…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6564号

责任编辑: 沉河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悠然

责任印制: 左怡 包秀洋

---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 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14 插页: 2页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58千字

---

定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无法无天与无边无际

哲 贵

徐诺要出书，他父亲徐建宏命我写一篇序。我环绕太空想了一圈，没有找出拒绝理由，只好用充满仗义的口吻说：义不容辞。

我很早开始读徐诺的作品，从而得知他的成长轨迹和对世界的最新认识。对他生活的了解，大多来自于他父亲徐建宏对我的灌输。我和建宏是死党加酒友，他现在放下屠刀，隐姓埋名，戒酒戒饭戒色戒唱歌，我们依然是死党。建宏为人金刚侠义，做事神仙低眉，非一般凡人可比。但是，只要是人，就有软肋，徐诺就是建宏的软肋。我从建宏身上看到一个父亲对儿子无边无际的爱，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爱改变甚至掩盖了建宏的生活，反过来也可以说，建宏在倾注了爱的同时，也把自己对世界的期望托付给了徐诺。人世间再伟大的爱，也难免施与及回报，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建宏对徐诺的这种施与，没有客观上的回报要求，但有主观上的想象，那就是希望徐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带有一定意义上的高压性和强迫性。而作为徐诺来讲，人生尚未启蒙，世界混沌未开，你将我硬生生装进一个铁制的模具里，叫我如何能逆来顺受？反抗是必然的，争吵也是肯定的，甚而至于要诉诸武力。这就显得沉重而紧张了，是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是的，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对略显沉重而紧张父子，有时几乎是针锋相对的，我似乎能闻出那种略带火药味的关系，他们的故事就在这种肆无忌惮

惮又小心翼翼的氛围中生长了。

我前面说过，建宏把铺天盖地的爱给了徐诺的同时，也将对世界的期望托付给了徐诺。建宏是小说家，他对文学有着火山般的热爱，不但自己一头拱进来，也将意志传承给了徐诺。无论何种行业，子承父业都是近水楼台，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让儿子走上文学这条路，于我看来，总觉得是件过于悲壮的事。

徐诺的人生才开始，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有无限可能。不知是喜是悲，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建宏对他的托付有了明确的回应。从这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徐诺的写作已经从铁制的模具里跳出来，他对世界有了自己初步的判断，对人性的深邃和复杂有了一定认识，也慢慢形成了观察事物的方法和角度，对美好和丑恶也不仅仅是从表面做分析。可以这么说，他基本上具备了成为他父亲所希望那样的人，他已有能力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表达方式。

可是，我的担忧是，在温州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环境，作为一个写作者，有多少可能性？

这个问题是我的，是建宏的，更是徐诺的，也是所有温州写作者的。

年轻时并不知道环境对一个人作用有多大。我是到了不惑之年，才知道，温州所有的优点和缺点早就隐埋在我的血液里，甚至潜伏在我的思维细胞里，她在无形中支配着我的一举一动，支持着我向前走，也不断将我往回拉。

现在看来，温州是个更适合出数学家的地方。温州出过苏步清、谷超豪、姜立夫等等数学巨匠，鼎盛之时，全国高校数学系主任有一半是温州人。这近乎是个奇迹。我的问题是奇迹是如何产生的，弹丸之地，为何能孵出这么多数学家？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一意孤行的理由》，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个提问。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唐以前，温州“未著名于世”。宋

以前，温州留存下来的大概是“一本集子两个人”。“一本集子”是指永嘉大师释玄觉的《证道歌》，是本两千多言的佛学著作。“两个人”是指唐代大中己卯科（859年）的吴畦和天佑丙寅科（906年）的薛正明两位进士。其中吴畦最多只能算半个温州人，他是山阴人（今绍兴），直到乾宁三年（896年）四月才举家迁居温州安固（今温州瑞安市）。这种情况到宋代有了些变化，特别是南宋都城迁移杭州之后，温州的经济和文化有过短暂的灿烂。还是以进士为例，南宋152年（1127—1279），温州共出了1380个进士，而温州历史上一共有1583个进士。短短152年，进士人数约占整个温州历史的87%。

更重要的变化是，南宋的永嘉学派已经形成，并开始影响了当时的温州人。永嘉学派不是显学，但是，纵观中国思想史，永嘉的事功学说占有坚实的一席之地。也是在这个时期，温州出现了后来文学史上的“永嘉四灵”。“永嘉四灵”算不上大流派，但在当时也算开一时之风，并影响了此后的江湖诗派。而“永嘉四灵”最大幕后推手，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叶水心。“四灵”的诗歌理想和趣味无不渗透着叶适的气息。

其实，不单是同时代的“四灵”，此后八百来年的温州人，无论是思维方式、为人处世还是看待世界的角度，无不领受着永嘉学派的恩泽。

如果要讲清永嘉学派和数学家之间的关系，至少可以写一本六百页的专著。但我想在这里用一句话说清两者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纵观整个思想史和哲学史，估计很难找出比永嘉学派更唯物和脚踏实地的流派了，永嘉学派讲究“道在物中”，这与数学的内在逻辑是相通的。我觉得，无论是文化传承还是思维方式，温州人更容易成为数学家，而不是文学家。文学家依靠的是感性想象，数学家需要理性思维。温州人的血脉里流着理性思维。

当然，温州也不是没有文学家，除了“四灵”之外，短篇圣手

林斤澜和九叶诗人唐湜便是温州人。但是，从历史角度来说，温州出的文学家还是太少了。

还有一个问题，林斤澜和唐湜成名都不在温州，林斤澜主要生活在北京，唐湜虽然生活在温州，成名却是在杭州、上海与北京等地。同样的道理，温州人也只有离开故土后才能成为数学家。这可能与温州地处东南边陲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如果一直生活在温州，温州文化无处不在，在成就你的同时，最终会成为约束你的主要因素。

年轻时，我最大梦想是离开温州，穿州过府，闯荡世界。随着年龄增长，肉身愈发沉重，希望愈发渺茫。有时梦中惊醒，泪湿被角。可是，这大概就是生活本身应有之义吧，我一出生大致已经注定将如何度过这卑微的一生。

可是，我爱温州这片土地，优点缺点我都爱。我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身上和我一样流淌着温州的血脉。我唯一期望的是，有理想的年轻一辈不要再像我一样死守故土，抱憾终身，他们应该去流浪、去飞翔，哪怕像诗人唐湜一样，满身创伤回到故乡。

我很羡慕徐诺的人生有了与我不同的开端——高中毕业后便去英国留学。我不知道他父亲当年是出于何种目的以及如何规划他的人生，他是不是也有与我近似的哀伤？但是，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我觉得他这一做法是对的。从我的角度来看，至少，徐诺可以远离他父亲的影响，可以站在远离上万公里的地方观察和打量他的父亲和温州。我相信，这时的徐诺是不一样的，他虽然还是温州人，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不是一个温州人，他对自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他的父亲和温州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当然，这还不够，认识温州只是徐诺的开始。他接下来将面对一个庞大的世界，他将与这个世界为伍，也可能与这个世界为敌。当然，这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既要融入这个世界，又要

保持住自己是一个温州人的底色。

最后，我想对徐诺说一句话，这也是对我自己讲的一句话：你接下来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放开自己，只要放开，你便是世界；放不开，再大的自己也是微末。

与徐诺君共勉。

2016年2月6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 于温州

哲贵，中国70后代表作家之一，浙江温州人





## 目 录

### 第一辑 毕加索的尖叫 / 1

卡夫卡门前的尿 / 3

毕加索的尖叫 / 6

以梦为马 / 10

天马行空的高迪 / 13

剑与盾，王与神 / 17

屹立不倒的人 / 20

多瑙河畔的金色头发 / 23

一场策划了三年的“谋杀” / 26

大韩的情怀 / 34

寻找丢失的旅馆 / 38

莫扎特与“文学辨识度” / 46

一把葡萄牙伞 / 49

### 第二辑 山村定一 / 53

神像与神像 / 55

山村定一 / 59

长川冈带人 / 64
辉夜姬 / 69
前任和现任 / 73
布朗先生 / 77
我的第一位韩国朋友 / 81
第三辑 邂逅一只狐狸 / 85
邂逅一只狐狸 / 87
雾都的鸽子 / 90
像上帝一样 / 94
我在奇怪的英国 / 97
无拘无束的生活 / 101
人品、鱼及其他 / 104
墓地与 CCTV / 107
毁人不倦的港仔 / 110
傻里傻气的道路 / 113
莱斯特一夜 / 116
最著名的“违章建筑” / 119
屎壳郎的脚法 / 122
23 楼的痛 / 125
生活的归属 / 128
格调与割掉 / 131
被“包养”的大汉 / 135
致阉过的猪 / 138
活 着 / 141
沟 通 / 144
坐立不安的艺术家 / 147
心 智 / 150

周·树·人 / 154

饼和徽章 / 157

爱与哀愁 / 160

#### 第四辑 悲剧的莎士比亚 / 163

悲剧的莎士比亚 / 165

西敏寺之魂 / 168

我“杀死”了海明威 / 171

推理游戏 / 174

无精打采的变态 / 177

逆光中的伍尔芙 / 180

乔治·奥威尔的“鬼话” / 183

#### 第五辑 棺材与梦想 / 187

棺材与梦想 / 189

#### 第六辑 从天堂回来 /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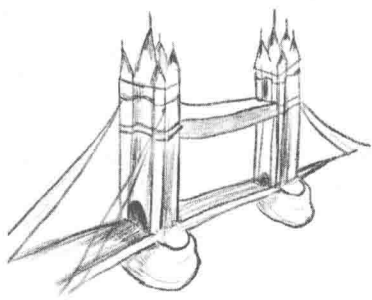
从天堂回来 / 201

非圣即人 / 203

拜谒沈从文墓 / 205

# 第一辑

毕加索的尖叫





## 卡夫卡门前的尿

从查理大桥的正中间往外望去，是伏尔塔瓦河的潺潺水流；在桥的左边斜前方的河流之上，则是卡夫卡纪念馆。在整个与卡夫卡有着深厚渊源的布拉格，最让人感觉显眼与难忘的并不是伏尔塔瓦河轻盈的水流，也不是圣维特大教堂隆起的尖顶，而是卡夫卡纪念馆门前那两尊会动的青色人像。我并不能确定人像是否铜制，但根据一般纪念馆的做法，是会在门口或某个显眼的场所置放一尊名人的半身像或等身像，再在基座刻上名字和年月的。这也许是我见过的最为怪异甚至诡异的表达方式了：两名全裸的男性，左手扶着腰，右手端着雄性生殖器，在各自配合对方节奏的情况下，摆动着下体，尽情地往脚下的花生状的盘里撒尿。它们以一种近乎夸张的幅度摆动自身，这使它们在远处看起来并不只是单纯的两尊人像。我实在无法确定它们到底是什么，当然也不能只将它们简单地定义为人像。也许用卡夫卡自己的话来表达，就是“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有它的任务，这任务不可能完全由别的东西来完成”。在我看来，这两个站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地撒尿的男人，就是卡夫卡毕生作品的象征，也是他企图通过作品传达给世人思想的载体。人在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够左右自己命运的，更不可能左右他人的命运，就好似这两名当街撒尿的男人，没有尊严，没有廉耻，却又无可奈何。我想起了另外一尊为纪念卡夫卡诞辰 120 周年落成的青铜塑像，它取自卡夫卡的作品《一次战斗纪实》中的形象——骑在一个空的人的躯壳上。那副躯体仿佛“套中人”，没有脑袋，没有手



臂，甚至于没有双腿，只有衣裤。可以这么说，我此次旅行的终极目的，就是想亲眼看一下这两个裸男撒尿的情形。当然，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此行的真正目的为何，因为就算我告诉同伴们我的真实想法，最多就是被当作一个变态来看待。我不知道周围那些站在撒尿裸男前捂嘴狂笑不止的女性是做何感想的，也不清楚那些疯狂拍照的男人们又是怎样看待同为男人的它们的举动，更无法理解那些熊孩子们指着它们的生殖器说“它们为什么不上厕所”的含义：也许这一切的谜底，只有像它们那样脱光裤子，端起枪，对着水池来一梭，才能彻底想明白。

驻足在两个裸男的身旁约莫有五分钟，我想到了印度严重的便溺现象，也意识到多年以前许多国人做过的同样的事情，其实他们都在不知不觉中诠释了卡夫卡作品的某些精髓。也许谁都没能想到，卡夫卡无数经典的背后，隐藏着一泡有关哲学的尿：这泡尿憋了将近一个世纪，终于在塑像落成的那一刻，酣畅淋漓地喷射出来，一股腥臊，却无比珍贵！人们羞于面对真实的自己，羞于承认这个当众撒尿者便是自己，所以只懂得嘲笑麻木的雕像，不懂得审视麻木的自我——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屁股，一股尿意涌出，我当即转身逃开去。这个让所有人都觉得羞耻的地方，却无耻地存在着。

说来也怪，名人故居在国人的印象中基本上都是保存完好的建筑，即便只剩下残垣断壁，政府也一定会花大力气整修一番，然后套个旅游景点的帽子在头上。国外却很少这么做。相比卡夫卡纪念馆，卡夫卡故居几乎要被遗忘在一条极为狭窄且短小的“黄金小巷”中。传说这条巷弄在十五世纪时因聚集了大量的炼金术士而得名。细究之下，只因为卡夫卡在此间的一间小屋里生活并创作过，这才抽出了那么一丝半缕的联系。如今的卡夫卡故居，早已被改造成了一间书屋，蓝色的外墙上挂着门牌 N11，十分抢眼，书屋里面出售着大量有关卡夫卡的作品和日历，以及各种书签等等。和这些被强迫性地印上卡夫卡头像或是照片的商品待在一起时，我感到了浓

重的恐惧和不安。一个人死后，即使他再伟大，再叛逆，再格格不入，再与世隔绝，到最后也都只剩下了可以碰触的故居、雕像、书籍还有纪念馆！而那些无法碰触的呢？可能我正站立着的地方，就是卡夫卡被粉碎的旧址，然后人们在此圈了块地，建立起了“卡夫卡”这个名字使用最为频繁也最为密集王国，以此来纪念他。

如果没有记错，卡夫卡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微笑，没有阳光。我记得《审判》里那个倒霉的主人公 K 走到了街上，卡夫卡破天荒地写了一次阳光和天气，电光火石间就消逝了。这是宿命。卡夫卡一辈子都被围困在自己构筑的城堡里，或者说他一辈子都隐匿在自己的作品中，他的世界为咳嗽、饥饿、挣扎和无可奈何所弹幕，这是俗世生活和异世界对一个灵魂的洗礼。时移世易，在欧洲主流媒体的评选中，卡夫卡数次无可辩驳地位居最具现代性与影响力的作家之首，这又是文学史与人类文明对一个伟大而苦难的灵魂的致敬。一个人以羸弱之躯展露了个体和公共世界的病灶，从而使更多人的生活有了方向和力量。

我想起了卡夫卡那段话的后半部分：“认识世界也好，读书也好，都同于此理。人们企图把生活关到书里，就像把鸣禽关进鸟笼一样，但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正好相反，人用书籍的抽象概念只不过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牢笼。哲学家只是带着各种不同鸟笼的、穿得光怪陆离的鸚鵡学舌者。”卡夫卡是不是也隐喻了自己？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能通过书籍来建构这个可能存在的世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就是一只关在笼里的鸣禽；要想不被关在笼子里，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该学会审视自我，学会面对书籍和世界的多维度。

趁着天黑，我在布拉格的路边撒了泡尿——我能听到流畅的排水声，甚至能感觉到它的温热，你呢？

2014. 8. 23 写于莱斯特





## 毕加索的尖叫

西班牙的火车，沿着海岸线一直开下去，从巴塞罗那出发，在一系列的时空转换之间来来回回，会到达六小时之后的西班牙，一个叫马拉加的地方。同样的事情在一些地方总是会发生很多次，比如对艺术家的热爱。西班牙就为这样的一种热爱准备了丰厚的礼物。就在这个远离巴塞罗那六小时火车里程的沿海地区，出产了一个全世界都熟知的名字——在这个名字的背后，同时也升起了世界艺术的一个时代，即现代艺术。这个名字的主人，其实是个怪人。也正因为他是个怪人，从不正眼看世界，习惯于把人的头和手脚绑在一起，反而让人觉得怪得很从容，很艺术。

在车头方向，是马拉加的太阳。这个太阳虽然与巴塞罗那的同属于一个国家，却向世人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艺术风格。一种是超自然的，一种是脱离世俗的抽象派。在短短的六个小时里，似乎融合了人类所有的不和谐。换句话说，西班牙就是一颗被上帝放置在地中海上的不规则的宝石，需要海浪的打磨才能更加耀眼。于是，在马拉加的某户人家里，仿佛受到了神谕，降生了一个“怪胎”，然后取名为巴勃罗·毕加索。

这个名字，随地中海的风在世界范围内传开了，而这座诞生他的城市，亦被描述成了文艺青年的朝圣地。当我跨入马拉加的那一刻，如我所愿，车站内到处都是毕加索的影子——用毕加索作品做的装饰。在这一点上，马拉加人民脑洞大开，跟我想到了一块。显然这只是一假象，一种艺术假象。人们最习惯于用一幅复制品来纪念